

把水，泼回水中

欧阳露 著



广东省出版集团
花城出版社

把水，泼回水中

欧阳露
著



广东省出版集团

花城出版社

中国·广州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把水, 泼回水中 / 欧阳露著. — 广州: 花城出版社, 2011. 8
ISBN 978-7-5360-6311-2

I. ①把… II. ①欧… III. ①诗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2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175529号

责任编辑: 李加联
技术编辑: 易 平
封面设计: 玉 玺

出版发行	花城出版社 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广州市官侨彩印有限公司 (广州市番禺区石楼)
开 本	880 毫米×1230 毫米 32 开
印 张	5
字 数	105,000 字
版 次	2011 年 8 月第 1 版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	15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随意谈谈

欧阳翎

借用一句流行的话（这句话是从女儿那儿听来的），男人来自火星，女人来自金星，我跟女儿一个来自火星，一个来自地球，隔三岔五，就要火星撞地球。我们的思维方式有很大不同，经常发生意见分歧，分歧内容大至国际形势社会问题，小至家长里短鸡毛蒜皮。最近的分歧，就是关于这篇序。

女儿兴致勃勃让我给她的诗集写序，我一直没有爽快地答应。我心里有顾虑，担心这样对她影响不好。记得上个世纪八十年代，一位老诗人发表文章赞扬自己儿子的诗歌，当即在诗界和读者之中掀起一片批评之声。也许，这位老诗人并没有什么不对，但在中国人的文化里，这属于王婆卖瓜的范畴，是要被大众不屑的。

想来想去，觉得还是不写保险。我说出顾虑，以为自己很有道理，不料首先遭到女儿的不屑。他说我思想老旧，说父亲为女儿写篇文章有什么大不了的，现在还有人为未出生的孩子写文章呢，我就是看中你是我老窦，又是诗人，才觉

得你写这个序最有意思。没想到，我所避忌的，却正是她看中的。末了，女儿还说，我又没让你吹捧我，随便写就是了。

既然女儿都不怕，我一个快80岁的老头，还怕这怕那，就显得太没活明白了。那就写吧。

不过怎么写还是要讲究的。首先要避免自我表扬，女儿的诗写得怎样，做父亲的就是吹到天上去也没有说服力，虽然在我看来，她的诗还是有个性的，但表扬的话就此处略了。既然不表扬，也就不批评了，不然显得不够一分为二。

那就谈点别的吧。

女儿从10岁开始，就自己胡乱写点诗，但她似乎从来不把发表当回事。记得她中学时写了一些诗，我无意中发现后，帮她修改了一点拿去发表，她看到刊物后不仅没有表现出高兴，还很气愤，气愤我擅自改动她的句子。从那个时候起，她就表现出火星敢于撞地球的倔劲。小的时候，她曾因为我不能帮她解答语文作业的问题而对我的“作家”头衔表示怀疑；她也从不“拜读”我年轻时的诗作；直到现在，她从不主动把她的诗作拿给我看，这让我这个做诗人的父亲多少有点气恼。我一直劝她多写一点，出一本诗集，但她总爱表现出不以为然。有时候被我说烦了，就回敬说现在出诗集都是自费，就是花钱给自己买个玩具。她还半开玩笑地说，不提倡乱砍乱伐森林。她居然把出书与破坏森林相提并论，我真是气结。我觉得她是为自己的懒惰找理由，但她说的话也不是全无道理，现在只要有钱，随便出书，不像以前，出书是很难得的事情。

我也曾经出版过一本小诗集。诗集的出版过程，的确不

容易。1964 年上半年，我将自己的诗歌整理结集，寄到天津新文艺出版社。但不久后，社会上开始刮起批判资产阶级文艺思潮的极左之风，文学进一步强调面向工农兵，将工农兵方向推向了极端。我接到出版社的退稿信，信中虽然肯定了我的诗作，但说出版社当前任务是出版面向工农兵的作品，像我的这类诗集不拟采用了。无奈，我只好将诗作放入抽屉里。接着，文化大革命的狂澜席卷中国，作家协会被砸，作家被下放“干校”劳动改造，跟着下基层工作，十多年后，我才重新回到文学岗位。直到八十年代，我再从抽屉里拿出原稿整理，定名为《上弦月集》投到出版社。“上弦月”顾名思义，是我年轻时代的作品。一本普通的诗集，从我而立之年写就，到知天命之年才得以面世。前后二十年，里面的诗作跟出版的时代已脱节，就像二十年前拍的照片，二十年后才冲洗出来，物是人非，多少有点唏嘘。

现在出版门槛的确比以前大大降低。对于喜欢写作的人，能够自由出书是一个好时代，这是一种自由度的扩宽。一本书虽然对读者不一定有阅读的意义，但对写作者是一种动力，可以迫使自己调动起写作热情。没有这种具体的目标，写作就容易陷入懒散随意，不会努力去发现生活中的灵感。

我想女儿是明白这个道理的。她口头上不说，但可能在默默积累，或者在等某种状态。现在她终于要写一本书了，我很高兴，在此表示鼓励。

我写诗的那个年代，文学很受社会大众待见，作家被誉为“人类灵魂的工程师”，头上顶着光环。那时候社会生活相对单一，报纸杂志也不像现在那样多如牛毛，在报刊上发

表诗歌，是很受关注的。记得我当年在《人民日报》上发表了几次诗歌，身边的同事朋友就马上看到了，纷纷来跟我谈论诗歌。那时候被称为一名诗人，是个不错的头衔，除了受到尊敬，虚荣心得到一些满足，还可以干点“私活”。说老实话，当年我和现在的妻子处对象，因为一个误会，事情眼看要搞砸，经一位同事的点拨，我写了一批情诗给她，才算“挽狂澜于既倒”。那时候发表诗歌还能挣点小外快。在计划经济年代，大家的收入都很低，也没什么个人创收的途径，所以那点稿费是很让人沾沾自喜的。当年为了结婚，我加紧把自己的诗歌集中整理了一批，投到香港和内地的一些刊物上发表，稿费得了两百多元人民币、两百多元港币。那时我的工资是61.5元，挣来的稿费差不多是我一年的收入。我们用这笔钱买了一块瑞士机械表、一张木头床和一些床上用品，又买了糖果饼干水果茶叶等，由单位组织搞了个结婚晚会，晚会上我朗诵了毛泽东诗词《百万雄师过大江》，妻子唱了首《戴花要戴大红花》，婚事就这样搞定了。从某种逻辑来讲，没有当年那些情诗，就没有现在的家庭，就不一定有这样一个女儿，就没有女儿这本诗集，没有这本诗集，也就没有这篇文章。就是说，几十年前的几首诗，催生了这篇序。这个循环挺有意思。

可惜那些情诗没有保留下来，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，因为担心被红卫兵当作文艺黑线抄家，将其作为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铁证，我让妻子将它们烧掉了。现在想来，非常惋惜。这是情诗在那个时代的遭遇。那个时代，思想禁锢，个人化的东西是不合时宜的。

七老八十还拿这些出来说事儿，可能会被人笑话。但我

想感慨的是时代的变迁，现在情诗随便写，不必担心成为什么罪名的证据。但现在写诗追求女孩子，顶多是锦上添花，基础是先要有“锦”——房子车子票子，而想靠写诗的稿费办婚礼，那真是天方夜谭，不是傻子就是疯子。

无论是诗歌，还是个人，都逃不脱时代的印记和命运。我们普通人都是被时代裹挟着前进。时代在进步，但每个时代都有它的坏与好。撇开政治运动的斗争与算计，那个时代日常生活里人心还是单纯些，虽然都不富裕，但生存压力也小，至少还没听过那些复杂的化学名词，比如三聚氰胺、塑化剂和水玻璃。现在看来，那个时代的诗歌政治色彩太浓（我自己的也难免其弊），而且被捧到过高的位置。而现在，诗歌的自由度很大，但又被挤压得过于边缘。这跟物欲一样，过去物欲被压制，一旦放开，则反弹得比什么都高。社会发展就像调琴一样，总是要先偏高一点然后偏低一点，来回几次，才能找到正确的音准。或许诗歌和物欲，还有其他的事物，经过几次反向的运动后，终会回归到正确的音准上。

随意谈谈，权且作序。

目录

- 历史的一碟小菜 ■ 1
- 战犯 981 号 ■ 3
- 马桶与人民同在 ■ 5
- 磨刀人出没在商业区 ■ 7
- 倒刺 ■ 10
- 在高原的高山上闲逛 ■ 13
- 天葬台 ■ 16
- 缺氧的晚上 ■ 19
- 大佛在山上晒太阳 ■ 21
- 和时间聊一聊 ■ 23
- 海马即将登陆 ■ 25
- 时光切片 ■ 28
- 人事档案一 ■ 31
- 人事档案二 ■ 33
- 人事档案三 ■ 36
- 喝白酒，还是喝红酒，这是一个问题 ■ 38

- 把水，泼回水中 ■ 41
- 泡温泉 ■ 45
- 智慧齿简史 ■ 48
- 58 朵落英 ■ 51
- 地球体温超过 37℃ ■ 55
- 我们的政治 ■ 58
- 关于一句诗的反省 ■ 60
- 秘密藏在洋葱的尽头 ■ 62
- 泰姬玛哈一 ■ 64
- 泰姬玛哈二 ■ 67
- 泰姬玛哈三 ■ 68
- 泰姬玛哈四 ■ 70
- 泰姬玛哈五 ■ 72
- 泰姬玛哈六 ■ 74
- 泰姬玛哈七 ■ 76
- 我找刘强 ■ 77
- 搜索欧阳露 ■ 80
- 猴子拒绝直立行走 ■ 82
- 活佛来到卡拉 OK ■ 84
- 国殇墓园 ■ 86
- 交给祖先的作文 ■ 89
- 移动的城市 ■ 91
- 恒河一 求渡 ■ 93
- 恒河二 与理想主义者擦肩而过 ■ 94

- 恒河三 跟着和尚上西天 ■ 96
- 恒河四 不在其中 不在其外 ■ 97
- 恒河五 坠影空花 ■ 99
- 恒河六 一捧恒河沙 ■ 102
- 恒河七 彼岸 ■ 103
- 恒河八 在瓦拉纳西等死 ■ 105
- 中山路骑楼之香夭 ■ 108
- 时代额上的刺字 ■ 114
- 如果给我 ■ 119

附录：

- 充满洞见的发现者 ■ 125
- 诗歌在疼痛的地方活着 ■ 134
- 秘密藏在洋葱的尽头 ■ 138

历史的一碟小菜

一扇窗
涌进另一个时代的光
照亮末代皇帝的卧室
供今日人民游览
光里浮动的
可能有龙袍上抖落的尘埃
皇朝已远而尘埃还在
一粒微尘比一个皇朝强大

铁打的帝国流水的皇帝
改朝换代 轮流坐庄
击鼓传花的游戏

最后一个人
接过的江山 是一盘烂账
承受所有的罪与罚
帝王的花名册
断在手上
衰败的瓶子装不住旧酒
一个人的悲情
历史的一碟小菜

战犯 981 号

前朝脚穿新时代的鞋
怎样才能合脚
皇帝和平民之间隔着一个
战犯 981 号
认真接受人民改造
支配生死的手
努力支配针线
缝补袜子的破洞
一根针
从宫廷扎进去
从战犯管理所刺出来
一条线

穿过历史的裂缝
把两个时代缝接起来
一副针线比一朝天子强大

马桶与人民同在

人民自由进出
只要购买门票
所有皇宫都变成 AAAA 景点
这是商业时代的胜利
“末代皇帝长着痔疮
每天要在马桶上坐很长时间
顺便批奏折”
导游在厕所里解说“马桶皇帝”的由来
隐疾比正史有趣
人民统一戴着旅行社的帽子
对皇帝的肠胃七嘴八舌
前朝老少已排泄干净

· 马桶与人民同在 ·

龙椅不在了 马桶还在
马桶与人民同在